

弘明集
廣弘明集

中華書局印行

弘
明
集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輯弘明集十四卷蓋由東漢以迄當時凡諸論著足以弘道明教羽翼法門者總之則闕儒什七開士什三斌斌具在唐釋道宣廣之爲三十卷蓋由鄭圃以迄當時凡諸論著有當于弘明者哀而什之區別爲類始則歸正終則統歸儒釋程能亦如嚮者二集並入大藏如海一漚康虞扞而出之易梵筴爲儒筴庶幾乎薄海內外亡不流通亦普門法也夫道函三爲一中古裂一爲三同出殊塗務伐異而守勝甚者互相排擊不啻華戎竊惟大同以及小康均之無爲而治老氏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捺戶說爲哉周公仲尼惟制作刪述爲汲汲儒者迄今爲政顧乃尊龍德而薄猶龍爰及漢明釋教始入中國西極之化未之前聞重以言語不通謠俗不易羣吠所怪鮮不狎狎久之則譯其言其言可譯格其俗其俗可因于時學士大夫比丘弟子羣然倡和有若于喁彼或薄以先聲亦且建旗鼓當之矣及夫初祖既東言筴畢廢六祖南矣登最上乘故其教入梁滋昌躋唐滋大梁則僧祐唐則道宣雲作風行會逢其適是二集之所由輯也其後昌黎直諫方之禹功宋儒擯斥異端傳諸戎首猥云以道自任耳視者愈益耽耽彼日而升此月而恆成虧不相及矣我

二祖在宥而理參兩成能六籍三乘相爲經緯真儒崛起起屢不二之門宗廟百官惟所寓目粹然而辟闔者直以爲吾廬此滅號之圖第保聲名無缺耳有唐祖玄元而稱帝其教益張釋氏紛紛執言嚴于詬厲然則後世之紕釋氏豈惟儒者褊心乎慨自白馬入都始或以侏僂逆耳譯者以意逆志未必皆得其心彼豈不聰難以求備二集所載則皆斐然成章論其世而稽其人其較著者可僕指也儒則漢桓譚牟融晉孫綽郗超習鑿齒宋宗炳何承天顏延之謝靈運羅含孫威齊明僧紹張融周顒孔稚圭北魏魏收北齊盧思道顏之推梁蕭統劉勰沈約江淹江總王僧孺陳徐陵隋李德林薛道衡唐褚亮裴子野釋則晉慧遠支遁梁法雲隋智者唐玄奘是皆深沉博雅精義弘詞披瑕握瑜亦有足術昭明文選簡捷之外無稱焉誠懼一

傳衆味莫爲適主寧爲絕物無寧自絕于儒要以學兒未孩其嘖如一傳楚則楚傳齊則齊作者並立莊嶽之間壹粟于正彼其習心不察猶然以爲鳩舌也者而非之諄矣且也冀州之野三聖出焉大江以南率隸蠻服概諸古昔大有徑庭乃今吳越江海之陬遞以人文甲天下大行迤北僅當一隅藉令尊古而卑今是秦亡復陶而吳廢縞帶諄之諄者也二釋所輯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爲之臚傳將令味者批頰退矣夫道家率由上古于時爲春于樂爲黃樛于文爲鳥跡彼一時也儒者自中古起家于時爲夏于樂爲韶武于文爲鍾王此一時也釋氏先發後至于時爲秋之成于樂爲鈞天于文爲籀又一時也康虞之爲是舉也殆將通百世秩三時律八風銘九鼎異非岐異同非雷同昭然發牆面之矇解兩家之難卽有喙三尺寧詎能黜鄒魯而夷之耶雖然少林曹谿默存而已弘無所弘斯至道也明無所明斯至教也二釋同時而出寧復背馳射者取節騶虞此直爲之嚆矢由斯決拾而進不失嚮方康虞得師達觀抑或可以語此是集固將流通無間惡用不佞之言

萬曆丙戌夏六月望方外司馬汪道昆著

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理惑論二十篇

漢牟融

正誣論未詳作者

卷第二

明佛論

宋宗炳

卷第三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喻道論

晉孫綽

卷第四

達性論

何承天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重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卷第五

更生論

宋羅含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答孫安國書

羅含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新論形神

晉桓譚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釋慧遠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難袒服論

何鎮南

答何鎮南

釋慧遠

明報應論并問

釋慧遠

三報論

釋慧遠

卷第六

釋駁論并序

晉釋道恆

正二教論

南齊明僧紹

門論

南齊張融

難張長史門論并問答三首

南齊周顒

答周顒書

張融

重答張長史書

周顒

與顧道士書

謝鎮之

重與顧道士書并頌

謝鎮之

卷第七

難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宋朱昭之

諮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朱廣之

駁顧道士夷夏論并書

宋釋慧通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卷第八

辯惑論并序

釋玄光

滅惑論

梁劉勰

釋三破論

釋僧順

卷第九

立神明成佛義記并沈續序注

梁武帝

難神滅論并序

梁蕭琛

難神滅論并序

曹思文

答曹舍人并啓

梁范縝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卷第十

敕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與王公朝貴書并六十人答

梁釋法雲

卷第十一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森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森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森

答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與孔中丞書二首

南齊蕭子良

答蕭司徒書二首

南齊孔稚珪

答孔中丞書

蕭子良

與桓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略

答秦主書

釋道恆道標

詔桓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恆道標

詔桓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恆道標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略

與僧遷等書

姚略

答秦主書

釋僧碧等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答桓南郡書

釋慧遠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嚴

答僧嚴法師書

齊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嚴

答僧嚴法師書

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嚴

答僧嚴法師書

劉君白

卷第十二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踞食書

宋范泰

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重答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論沙門踞食書二首

范泰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有序

晉何充等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冰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答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謚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謚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王謚

與王中令書

桓玄

重難王中令

桓玄

重答桓太尉

王謚

與遠法師書

桓玄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重答遠法師書

桓玄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答桓玄詔

晉下嗣之
袁格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馬範下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下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下嗣之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桓玄

與桓太尉論科簡沙門書

釋慧遠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晉釋支遁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威

卷第十二

奉法要

晉郗超

庭詰二章

顏延之

日燭

王該

卷第十四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檄魔文

釋智靜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弘明集後序

梁釋僧祐

弘明集目錄

梁釋僧祐撰

理感論三十七篇○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

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株伏檻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驛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感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廡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

曰健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二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獻敬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證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總統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

知其各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公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就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樂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曰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公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駝駝言馬背竟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臬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僕伏義龍鼻仲尼反頰老子曰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踏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子手啓子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為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膝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各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賢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二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措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二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究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諦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且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

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往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闡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警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尙存殺己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句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于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一作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邪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

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會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磨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音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餼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裘寶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賣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邪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取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糲實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

之寶也。二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遽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蕭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誇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眇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教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媼。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

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眇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閭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平乎。若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觀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衷。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滅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衷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入僊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恆。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觀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二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二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二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煙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徒當曰：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未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邪？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二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眾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眾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觀也。玉石同置，猗頓為之於悞，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眾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眾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

樂覽眾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謂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蟻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為貴，不聞尊蟬蟻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何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者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道隘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窳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踈然失色，又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敕，願受五戒，作優

婆塞。

正誣論未詳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論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絲絲。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釁。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以崇咄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誦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燼。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

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賢。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正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蜚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焉。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菟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譴。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謹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姪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因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正曰。

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觀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季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饑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奔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一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子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能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

藥吸風露以代餼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購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委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竺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邇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僞盈就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惇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卽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跡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僞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絕之日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概步福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